

没有国王的王国

侗款研究

邓敏文 吴浩 著

THE KINGDOM WITHOUT KING
DONGKUAN RESEARCH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没有国王的王国

THE KINGDOM WITHOUT KING

侗款研究

DONGKUAN RESEARCH

邓敏文 吴 浩著

(本书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1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 / 邓敏文, 吴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1

ISBN 7-5004-1680-6

I. 没… II. ①邓… ②吴… III. 中华民族—民族志—侗族—社会团体 IV. 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600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景山学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07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9.80 元

CONTENTS

Preface: Presenting to you a little piece of green leaf

Introductory: Dong villages in the peaceful land— A kingdom without king

Chapter 1: “There is no ideality in the Utopia”— A real story of the Kuan

- 1) Graves and tombs on the foot of Sdnsheng mountain
- 2) Incident with 36 men in the Zhuping village
- 3) Hongsheng Dakuan on the sides of Chengyang bridge
- 4) An investigation of process on office Shi and Liu were besieged by Kuan in Shanjang

Chapter 2: “We have parents but we have no emperor and ministers”—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in Dong nationality

- 1) The “cells” of Kuan: family
- 2) The foudation of Kuan: clan
- 3) The primary organiration of Kuan: village
- 4) The middle organiration of Kuan: little Kuan
- 5) The higher organiration of Kuan: large Kuan or larger Kuan
- 6) An outhentic records of investigation at Gaoding village
- 7) A brief annals of Zhuping village

Chapter 3: “Without officials, we take the responsibili— ties for ourselves by the Kuan ”— Cultural factors and movemental ways of Kuan

- 1) Head of Kuan: Kuanshou
- 2) Staffs of Kuan: Kuanjio
- 3) Armed power of Kuan: Kuanjiun
- 4) Meeting place for Kuan: Kuanping
- 5) Contact signals for Kuan: Kuanpai and signal cannon
- 6) Special language of Kuan: Kuanci
- 7) Common law of Kuan: Kuanyu
- 8) Legilativ proof of Kuan: Kuanbei
- 9) Judicial methods of Kuan: Jujgement by per sons or by Gods
- 10) Punishable regulation of Kuan: Punishment by family or by clan

Chapter 4: “Past days of Dong villages”— the legends of Kuan

- 1) Liulang set up the regulations of Kuan
- 2) Guangong helped Sasui with Kuan
- 3) Yangtaigong saved Feishan by the Kuans
- 4) Mianwang drawn up the large Kuan
- 5) Lingwang revolted
- 6) Jinyinwang came from Guangnan
- 7) Ninety—nine men proken clan name for married
- 8) How the “Sijiaoniu” came from
- 9) Mansong framed up Zhulang with Kuan
- 10) The anecdotes originated from other famous heads of Kuan

Chapter 5: “To know the past from the present”— the cultural haritages of Kuan

- 1) The Kuan recorded in Chinese ancient books
- 2) The Kuan—book recorded in Dong language via Chinese charactars

- 3) Investigation and record of tablet of Kuan
- 4) Looking for the place of Kuan
- 5) The traces of humiliation pillar
- 6) The force of drum of ox leather
- 7) Expaining Kuan: an activity to imply lessons in the entertainment
- 8) Visiting the last head of Kuan

Chapter 6: "One thousand years passed in pondering over what we had done—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Kuan

- 1) The Kuan originated from the system of primitive marriages
- 2) The Kuan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 3) The Kuans in the period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 4) The Kuans in the period of Yuan and Ming Dynasty
- 5) The Kuans in the periods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apter 7: "Unscattered spirit and soul"— the influence of Kuan over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lives

- 1) The influence of Kuan over the law and regulation of villages
- 2) The influence of Kuan over the association of elders
- 3) The influence of Kuan over the national laws and decrees
- 4) The influence of Kuan over commodity economy
- 5) The influence of Kuan over the reform and open' of China
- 6) Villages regulation of Pinyan village
- 7) Villages regulation of Ganchong village

Chapter 8: "Visiting Dong villages in the peaceful land"— A field—work of Sanshengpo

- 1) Laying the foundation with the souls of children

- 2) What lone graves said
- 3) Looking for the God—grandmother
- 4) Paying homage at the cemetery of Taigong
- 5) Visiting Yielang in Heli village
- 6) The model village maintaining public security
- 7) A night's lodging at the Pingjia village
- 8) The Yin—yang changes in the folk art

Conclusion: "There is ideality in the Utopia"— It is the good time for Dong villages to meet

Appendix: Bibliography Index

目 录

自 序:献上一片常绿的小叶	1
引 论:桃源深处是侗乡——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	4
第一章:理想国中不理想——从款的真实故事讲起	13
一、三省坡脚的孤坟和假墓	14
二、竹坪寨上的“三十六人事件”	16
三、程阳桥边的“洪胜大款”	18
四、三江侗款困石官抗刘官始末调查(本章附录)	22
第二章:虽有父母无君臣——古代侗族社会的组织结构	25
一、款的细胞:家庭	25
二、款的基础:房族	26
三、款的低层组织:村寨	28
四、款的中层组织:小款	31
五、款的高层组织:大款或扩大款	32
六、高定村考察实录(本章附录 1)	33
七、竹坪村志略(本章附录 2)	47
第三章:有款无官民作主——款的文化要素及运动方式	56
一、款组织的头领:款首	56
二、款的公务人员:款脚	57
三、款的武装力量:款军	58
四、款的集会场所:款坪	59

五、款的联络信号：款牌和信炮等	60
六、款的专用语体：款词	61
七、款的法律条文：款约	64
八、款的立法凭证：款碑	83
九、款的审判方法：人判或神判	84
十、款的处治规矩：家治或族治	86
第四章：侗乡沧桑有口碑——关于款的传说故事	88
一、六郎创规约	88
二、贯公起款助萨岁	92
三、杨太公联款救飞山	95
四、勉王做大款	98
五、林王举义旗	102
六、广南出个金银王	104
七、九十九公破姓开亲	108
八、“四脚牛”的来历	116
九、蛮丛起款害珠郎	119
十、其他著名款首遗事	120
第五章：观今见古物依在——款的文物遗存	131
一、款在汉文古籍中的记载	131
二、用汉字记侗语的款书	139
三、款碑考录	144
四、款坪寻踪	149
五、耻辱柱的痕迹	157
六、牛皮鼓的余威	160
七、寓教于乐的讲款活动	164
八、访末代款首	168
第六章：回首往事越千年——款的历史变迁	173
一、款源于原始的婚姻制度	173
二、唐代以前的款	175

三、唐宋时期的款	179
四、元明时期的款	182
五、清代和民国期间的款	184
第七章：幽灵未散魂未消——款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191
一、款对乡规民约的影响	191
二、款对老人协会的影响	195
三、款对国家法令的影响	199
四、款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201
五、款对改革开放的影响	205
六、《平岩村村规民约》(本章附录 1)	208
七、《干冲村村规民约》(本章附录 2)	210
第八章：桃源深处访侗乡——三省坡考察记实	215
一、童灵的奠基	215
二、孤坟的诉说	217
三、寻访仙祖母	220
四、拜谒太公墓	224
五、河里寨上访夜郎	226
六、治安模范村	231
七、夜宿平架寨	235
八、民间文艺的阴阳之变	240
结 语：理想国中有理想——侗乡正遇好时光	247
附 录：参考文献	251

自序

献上一片常绿的小叶

我和吴浩原本并不相识，直至1983年编写《侗族文学史》时，我才从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提供的侗族文学史资料中发现吴浩对侗款有所研究，于是便去信同他联系。记得当时他还在一个人民公社里当党委书记。

1985年4月，中（国）芬（兰）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正好在三江进行，经杨通山等人介绍，我和吴浩初次见面。值得高兴的是，这时他已调到县里来当文化局长，而且也参加这次中芬联合考察。见面之后，我们之间的主要话题当然就是侗款了。在考察活动中，我还意外地发现，吴浩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款词讲述家。不久，我们便第一次合作写出了《侗族款词传承情况和社会影响的考察》。^①

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招考研究生，吴浩被录取了，而且我也有幸成为他的导师。从那以后，与其说我们之间是师生关系，不如说就是朋友和同学关系，因为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了很多，特别是关于款的知识，他比我懂得更多。在共同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逐步认识到款文化是侗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所以我们打算共同完成一部关于侗款的学术著作。

1991年夏，我们的书稿基本写完了，但是没有钱拿去出版，因为在当时，大多数学术著作是要出版补贴的。我们的父兄连买盐巴的钱都还依靠人民政府救济，我们自己每月也只有百来元钱的工资，到哪里去找一万多块钱来出书呢？我们无奈，只好作罢。但又

^① 载北京《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5期。

还不死心，于是我们又将书稿化整为零，把那些自认为比较重要的章节陆续拿到刊物上去发表。没想到这些文章会引起贾芝、马学良、王平凡、刘魁立、劳里·航柯（芬兰）、伊藤清司（日本）等中外著名学者及领导同志的关注。于是我们又继续调查研究、深入探讨，并坚信总有一天，我们的劳动成果会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机会终于来了，1993年初，我们得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虑到当前学术著作出版难的实际问题，在资金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还拿出钱来设立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于是立即写了申请。经过杨志一、郑国乔两位著名侗学老前辈的热情推荐，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认真评审，经过贵州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等上级主管部门的认真审核，钱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说到书稿本身，因为我们的祖祖辈辈就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桃源深处”，我们自知自己的见识不广，理论水平也很有限，所以不敢奢望创造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理论来。我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原始资料的蒐集上。与此同时，我们也考虑到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侗族在历史上没有本民族文字，本世纪50年代以前，有关侗族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是少而又少。即便前人留下一些东西，也多为非侗族文人所写，由于他们的处境不同、目的不同、眼光不同、情感不同等等，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实之词或误解之处。历史是不会在原地踏步的，如若我们这一代侗族文人不将侗族历史的“原貌”忠实地记载下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以往的侗族历史就只能成为传说中之传说了。

我们也有点理论上的思考，那就是相信一种学说：任何一种空洞的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事实才能常绿。古往今来，多少理论大师和理论巨著都被无情的事实击倒了。所以说，任何一种理论或学说都要接受历史事实的审判和裁决。

我们不敢奢望这本小书能成为“理论巨著”（确切地说是不可能

成为)；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成不了什么“理论大师”；我们只希望这本拙著能在广阔的书林中成为一片常绿的小叶，使已经很美的人类文化之园再添上我们自己亲手栽种的一株小草。

关于这本书的总体思路问题，我们认为：侗族的款文化是原始氏族社会的遗存文化。从总体上讲，是属于封闭型文化。这种封闭型文化有两个重要特性：(1) 自治性，也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这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一种文化特性；(2) 自卫性，也就是自己保护自己，这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一种文化特性。我们的这本书，就是用这样一种理性认识的眼光来审视其中的有关材料，来阐述其中的学术观点。我们研究它和探讨它，完全是为了认识它和改造它，而不是为了欣赏它和维护它。当然，对我们民族的一些优良文化传统，其中也包括款文化的优良部分，如诚恳待人、和睦相处、有礼貌、守纪律、守信用、讲公道、重法制等等，也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因为革命并不等于将旧的统治打倒，改革也并不等于将传统全部抛弃。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进步。这也是我们对款文化的基本态度。

我们非常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及朱吉成同志，是他们首先表示愿意承担这本书的出版任务，并已经为此作了许多繁杂的选题申报工作。我们更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 and 周用宜等同志，是他们在出版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增加选题，使这本书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同读者见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管理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部书稿今天仍将锁在我们的抽屉里。总而言之，我们感谢一切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们，也感谢一切未来帮助我们的读者和朋友。

邓敏文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引 论

桃源深处是侗乡

◇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365—427）在他的著名散文《桃花源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东晋孝武皇帝司马昌当政期间，有一位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沿着河溪行船，也不知走了多远，忽然遇见一片鲜花盛开的桃树林。桃林分布在河溪两岸足有好几百步。桃树林中没有一棵杂树。树下的青草嫩绿鲜美；树上的鲜花缤纷堕地。捕鱼人感到十分奇怪，便继续往前走，他打算走到这片桃林的尽头。过了桃树林，他来到了水的源头。这里有一座山，山里有一个洞口，洞里仿佛有亮光。捕鱼人舍弃鱼船，便从这个洞口走了进去。起初洞口很狭小，只能一个人通行。走了几十步之后，突然变得开阔敞亮起来。这里有广阔平坦的土地，有宽敞明亮的房屋，还有稻田、鱼池、桑树、竹子等等。田间小路纵横交错，鸡啼狗吠遥相呼应。只见耕田种地的人来来往往。男人和女人穿的衣服，完全像另外一个世界。老人们面带笑容，孩子们蹦蹦跳跳，都表现出十分快乐的样子。他们见了捕鱼人，都很奇怪。有位长者问捕鱼人：“你从哪里来呀？”捕鱼人认真地作了回答。这位老人便邀请捕鱼人来到自己的家里，并杀鸡摆酒热情地款待他。村子里的人们听说来了这样一位客人，都赶紧前来问候。村民们自我介绍说：他们的祖先因为躲避秦朝的战乱，带领妻子、儿女和城里人一起来到这个与外世隔绝的地方，以后再也没有出去，从此便同外边的人断绝了来往。捕鱼人又问他们知不知道现

在是什么朝代？他们连什么是汉朝都不清楚，更不知道还有什么魏朝和晋朝了。捕鱼人把自己知道的事一一地向他们讲述。他们既惊叹又惋惜。于是村子里的其他人也纷纷邀请捕鱼人到自己的家里作客，都摆出丰盛的酒肉和饭食。捕鱼人在那里住了几天，便打算向村里人告辞回家。临别时，有一位村民对捕鱼人说：“你没有必要将这里的情况告诉外人。”捕鱼人走出洞口，找到了自己的鱼船，便按照他来时走过的路处处留下了标志。他回到武陵郡的治所（今湖南省常德市），便立即到郡太守那里如实地禀报了这件事情。太守又立即派人跟随捕鱼人前往探察。他们沿路寻找先前留下的标志，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再也找不到原来的那一条路了。

当时有一位名叫刘子骥^①的南阳人，很喜欢游山玩水，当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非常高兴。于是他订了一个计划，打算亲自到桃花源去看一看。结果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不久便病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情了。

除散文《桃花源记》外，陶渊明还在《桃花源诗》中对这个“世外桃源”的社会风情作了更具体的描绘，如“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俎豆尤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等等。

除陶渊明外，也还有其他一些文人墨客写过一些关于“桃花源”的诗词。如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坚持变法的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5）就曾在他的《桃花行》中写过这样的诗句：“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母无君臣。鱼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世上哪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① 即刘麟之，字子骥，《晋书》有传。

关于《桃花源记并诗》的写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问题，许多专家学者研究认为：这是“以避秦比避宋”。如明代文人黄文焕在《陶诗析疑》中称：“以避宋之怀避秦也。”再如清代文人徐良栋所修《桃源县志》称：“惟不仕伪宋一说，深得靖节本旨。”又如清代学者翁同龢称：“义熙十四年刘裕弑安帝立恭帝，逾年晋室遂亡，史称义熙末，潜微著作佐郎，不就。桃花源避秦之志，其在斯时与？”^①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桃花源记》是根据民间故事改编创作而成，理由是：“《桃花源记》又见《搜神后记》，《搜神后记》所载多为民间故事。”^②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桃花源”纯属一种幻想，人世间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如清代文人沈德潜在其所编《古诗源》中称：“此即羲皇之想也。必辨其有无，殊为多事。”

我们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桃花源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不可能完全出自陶渊明个人或其他人的想象。此事必定是作者目之所见或耳之所闻。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说的“武陵人”，即是西汉及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时期的武陵郡人，其治所在今湖南省常德市，其所辖地域含今黔东南和湘西南大部分侗族地区。陶渊明是今江西九江人，曾任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职。他生前是否到过武陵地区，我们现在已无从考稽，但他所描述的“世外桃源”，不能说和武陵地区无关。今桃源县位于湖南省常德市西南，属沅江下游，境内有名胜风景区“桃花源”，唐时建有寺观，并有刘禹锡、王维、李白、孟浩然等诗人题咏。溯沅江而上，经过沅陵、辰溪，便可进入侗族人民今日的聚居之地沅江上游，其中包括巫水、渠水、澧水和清水江流域。我们称这里为北部侗族地区。假如今日的桃源县果真是古代的“桃源仙境”，那么今日侗族人民

①（清）姚培谦编：《桃谢诗集》。

②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桃花源记》注①。

的家乡就应当是古代的“桃源深处”了。这里溪河交错，山川秀丽，地形复杂，素有“楚越极边”和“百越襟喉”之称。历代封建王朝鞭长莫及，生活在这里的侗族祖先只能结款自治，联款自卫，过着一种“有款无官”的社会生活，所以我们将这里称为“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

南朝（宋）范晔（398—446）所撰《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初，楚顷襄王（前298—前263）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秣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关于庄蹻（即庄豪）领军人滇的路线问题，《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是“循江上”。但是，当时秦已征服巴蜀，溯长江而上再入滇似乎已不可能，故《华阳国志》及《后汉书》均谓“从沅水伐夜郎”。这个说法比较合理。屈原在《离骚》中还说：“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由此可见，溯沅水过黔中入滇，是楚人最习惯走的道路，也是古人从中南通往西南的一条文化长廊。今天的湘黔铁路，就是从这一地区通过的。

凡去过湘西南或黔东南侗族地区的人，都会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许多侗族村寨，都分布在丛山峻岭之间的小盆地中或在河溪两岸较平坦的台地上。侗语称这些平地为“便”（BIANV），即“坝子”。坝子与坝子之间山高林密，只有小河小溪才能绕山而行或者穿山而过。这些水道古称“溪洞”。

在今贵州省黎平县东北14公里处的高屯乡弯寨南侧，有一座“天生桥”，《黎平府志》载：“天生桥崇严直跨两岸，中有一洞，双江口诸水（均属沅江支脉）经此达高屯，可以行舟，上侧仍然平地也，往来甚便，不假修筑之力，故名。”此桥最宽处138米，最窄处98米；高进水面39米，出水面34米。远远望去，巍然矗立，奇绝壮观。小时，老师曾带我们去参观过此桥，身临其境，真有如《桃花源记》中所述：“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